

青少年百科

QINGSHAONIAN BAIKE

兵经美芹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



辕门射戟逞英豪，
锦囊妙计安天下。
雄韬大略出奇兵，
令行禁止，逢战必赢。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青少年百科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兵经美芹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百科/顾永高主编…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4.7

(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)

ISBN 7-5373-1083-1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科学知识—青少年读物

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604 号

青 少 年 百 科

兵经美芹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 疆 青 少 年 出 版 社 出版
喀 什 维 吾 尔 文 出 版 社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8000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 册

ISBN 7-5373-1083-1

总 定 价:2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前言

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。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历史。

虽然人类面对世纪的展望是和平与发展。但是，无论和平的愿望多么的美好，发展的愿望多么的深切，战争却每一天仍在地球上不可避免的发生。

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中，能不能打赢？怎样才能打赢？这是一个从来都古老而每一次又超前的问题。为了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在人类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，渐渐有了血与火凝成的智慧结晶——兵法。

泱泱华夏五千年，历经无数硝烟战火的洗礼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渐渐涌现出一大批像《孙子兵法》这样卓著的血泪结晶。虽然现在我们处在和平年代，但国际局势风云变幻，作为年轻一代——祖国的未来，学习一些古人久经考验的战争智慧是有必要的。

该系列汇集了中华五千年来最经典的数十部兵法韬略，学习研究这些古籍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外可用来御强敌，内可用来安国邦；从小的方面来讲，一方面可以应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商业战争中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自己的智慧，提高人生修养，所以是有着重大意义的。

编者在编订过程中殚精竭虑,力图为读者奉上一套精品图书,但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,错误疏漏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朋友和同行们多多指正批评。

编 者

目 录

美芹十论	(1)
练兵实练	(25)
卷 一	(32)
卷 二	(51)
卷 三	(64)
卷 四	(69)
卷 五	(78)
卷 六	(90)
卷 七	(95)
卷 八	(101)
卷 九	(108)
李卫公问对	(125)
范子计然	(151)
兵经百言	(163)

美芹十论

辛弃疾





《钦定四库全书·提要》

《美芹十论》一卷(浙江鲍士恭家藏本)

旧本题“宋·辛弃疾撰”。弃疾字幼安，历城人，官至龙图阁待制，进枢密都承旨，卒谥忠敏。是书皆论恢复之计，其《审势》、《察情》、《观衅》三论，所以明敌之可胜；其《自治》、《守淮》、《屯田》、《致勇》、《防微》、《久任》、《详战》七论，所以求己之能胜。卷末又载《上光宗疏》一篇，《论荆襄上流为东南地疏》一篇，《议练民兵守淮疏》一篇，则后人所附入也。然史不言弃疾有此书，考《江西通志》载临川黄兑字悦道，绍兴进士，官至朝议大夫，尝献《美芹十策》、《进取四论》，此或兑书，后人伪题弃疾欤！

《美芹十论》简介

《美芹十论》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所作，该书从第一论以至于第十论，无一不是精辟之论。所谓简介，不过起简略介绍之用，读者当用心读之，始有所得。

李筌曾于《太白阴经》卷一之《人无勇怯篇》对勇怯与地域之关系提出了旷古绝今之论，而辛弃疾则于《自治》篇中对：“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：‘南北有定势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。’”之问题提出反驳，并作出“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？”的结论，与李筌不同的是，辛弃疾的目的在于希望南宋朝廷能由排除南北勇怯的成见，进而自治图强；前者理论价值绝高，而后者现实指导之意义甚大。同源殊流，各有所长。

至于其在《察情》一篇所论：“两敌相持，无以得其情则疑，疑故易骇，骇而应之必不能详；有以得其情则定，定故不可惑，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，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。”此说可谓得兵家虚实理论之精华。古之空城计、空营计之所以得行险而稳成，其妙处亦不过在此而已。然直陈此妙、直捣关键枢要之处者，辛弃疾可谓第一人。

不过，此书最醒目的地方，实在于其和战之说的论述及其为此制定的抗外战略。《久任》篇有云：“且御戎有二道，惟和与战。”而《守淮》则云：“以臣策之，不若聚兵为屯，以守为战，庶乎虏来不足以为吾忧，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。”此是以守为攻。而《屯田》则云：“闻之曰：‘因其不足而利之，利未四、五而恩逾九、十。’此正屯田非特为国家便，而且亦为归正军民之福。议者必曰：‘归正之人常怀异心，群而聚之，虑复生变。’是大不然也。且和亲之后沿江归正军民，官吏失所以抚摩之惠，相扳北归者莫计，当时边吏亦皆听之而莫为制，此岂独归正军人之罪？今之留者既少安矣，更为屯田以处之，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，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！”此树恩施惠于归正之军民之策，不仅可得损敌



益我之利，且亦足见辛弃疾仁爱为怀之心胸，此乃欲以德服人也。至于其在最后一篇《详战》中所提出的抗外战略，更是本书之绝作。辛弃疾并认为韩信与耿弇的战略，若不得刘邦与刘秀之支持与信任，则亦不过是狂言妄语而已。辛氏虽以此自比，可惜这个伟大的战略却从未获得实施，否则历史将会改写；只是，当时的形势就是如此，否则岳飞也不会被杀，和亲之策也不会取得主导地位，所以辛氏的战略不被宋孝宗采用甚至重视也是理所必然的事。

以文名见称不可谓之无武，以武功见称不可谓之无文。前之孙武、曹操、诸葛亮皆文武双全，稍后之李世民、李靖则武胜于文，此时之辛弃疾则文胜于武。宋朝素有重文轻武之风，辛氏并以词名见称；故虽官至兵部侍郎，然无见称之武功。虽其于《详战》中所提之策略可与韩信、耿弇、诸葛亮之策媲美，然终未获得实施。形势使然，不可谓之“文人论兵”。以兵家视之，方得其髓。《美芹十论》一书虽因以切合当时之世用为著书之本旨，而局限住其论兵之广度，然其质量甚高。以宋朝通朝视之，此书惟陈规之《守城录》可与之媲美。无怪乎其于《守淮》篇中叹曰：“呜呼！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之哉！”

美芹十论

臣闻事未至而预图，则处之常有于；事既至而后计，则应之常不足。虜人凭陵中夏，臣子思酬国耻，普天率土，此心未尝一日忘。臣之家世，受廛济南，代膺阃寄荷国厚恩。大父臣赞，以族众拙于脱身，被污虜官，留京师，历宿亳，涉沂海，非其志也。每退食，辄引臣辈登高望远，指画山河，思投衅而起，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。常令臣两随计利抵燕山，谛观形势，谋未及遂，大父臣赞下世。粤辛巳岁，逆亮南寇，中原之民屯聚蜂起，臣常鸠众二千，逮耿京，为掌书记，与图恢复，共籍兵二十五万，纳款于朝。不幸变生肘腋，事乃大谬。负抱愚忠，填郁肠肺。官闲心定，窃伏思念：今日之事，朝廷一于持重以为成谋，虜人利于尝试以为得计，故和战之权常出于敌，而我特从而应之。是以燕山之和未几而京城之围急，城下之盟方成而两宫之狩远。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。彼利则战，倦则和，诡譎狙诈，我实何有。惟是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，虽胜不虑败，事非十全，然计其所丧，方诸既和之后，投闲蹂躏，由未若是之酷。而不识兵者，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，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，亟遂[齿乍]舌以为深戒。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，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，而朝廷公卿过虑、不言兵之可惜也。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，正以此耳。

恭惟皇帝陛下。聪明神武，灼见事机，虽光武明谋，宪宗果断，所难比拟。一介丑虜尚劳宵旰，此正天下之士献谋效命之秋。臣虽至陋，何能有知，徒以忠愤所激，不能自己。以为今日虜人实有弊之可乘，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为无患。故罄竭精思，不自忖量，撰成御戎十论，名曰美芹。其三言虜人之弊，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。先审其势，次察其情，复观其衅，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；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，虜故在吾目中。惟陛下留乙夜之神，臣先物之机，志在必行，无惑群议，庶乎

“雪耻酬百王，除凶报千古”之烈无逊于唐太宗。典冠举衣以复韩侯，虽越职之罪难逃；野人美芹而献于君，亦爱主之诚可取。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，斧质余生实不胜万幸万幸之至。

《审势》 第一

用兵之道，形与势二。不知而一之，则沮于形、眩于势，而胜不可图，且坐受毙矣。何谓形？小大是也。何谓势？虚实是也。土地之广，财赋之多，士马之众，此形也，非势也。形可举以示威，不可用以必胜。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，轰然其声，巍然其形，非不大可畏也；然而凿留木柜，未容于直，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，至力杀形禁，则人得跨而逾之矣。若夫势则不然，有器必可用，有用必可济。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，操纵自我，不系于人，有轳而过者，抨击中射惟意所向，此实之可虑也。自今论之：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，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，其举以示吾者，特以威而疑我也；未欲用以求胜者，固知其未必能也。彼欲致疑，吾且信之以为可疑；彼未必能，吾且意其或能；是亦未详夫形、势之辨耳。臣请得而条陈之：

虏人之地，东薄于海，西控于夏，南抵于淮，北极于蒙，地非不广也；虏人之财，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，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，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，横敛之不恤，则财非不多也；沙漠之地，马所生焉；射御长技，人皆习焉，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。以此之形，时出而震我，亦在所可虑，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，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，其实易攻，惟其无事，兵劫形制，若可纠合，一有惊扰，则忿怒纷争，割据蜂起。辛巳之变，萧鹳巴反于辽，开赵反于密，魏胜反于海，王友直反于魏，耿京反于齐、鲁，亲而葛王反于燕，其余纷纷所在而是，此则已然之明验，是一不足虑也。

虏人之财虽名为多，其实难恃，得吾岁币惟金与帛，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；中原廩窖，可以养士，而不能保其无失。盖虏政庞而官吏横，常赋供亿民粗可支，意外而有需，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，民不堪而叛；叛

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，是二不足虑也。

若其为兵，名之曰多，又实难调而易溃。且如中原所签，谓之大汉军者，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，田宅罄于捶剥之酷，怨忿所积，其心不一；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，虽其数可以百万计，而道里辽绝，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，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。始逆亮南寇之时，皆是诛胁酋长、破灭资产，人乃肯从，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，则又三不足虑也。

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，杂以契丹、中原、江南之士，上下猜防。议论齟齬，非如前日粘军、兀术辈之叶。且骨肉间僭杀成风，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，私收民心，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，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。我有三不足虑，彼有三无能为，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，是殆自保之不暇，何以谋人？

臣亦闻古之善观人国者，如良医之切脉，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，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。官渡之师，袁绍未遽弱也，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，以嫡庶不定而知之也。咸阳之都，会稽之游，秦尚自强也，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，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，以民怨已深而知之。盖国之亡，未有如民怨、嫡庶不定之酷，虏今并有之，欲不亡何待！臣故曰：“形与势异”。为陛下实深察之。

《察情》 第二

两敌相持，无以得其情则疑，疑故易骇，骇而应之必不能详；有以得其情则定，定故不可惑，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，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。古之善用兵者，非能务为必胜，而能谋为不可胜。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。我欲胜彼，彼亦志于胜，谁肯处其败？胜败之情战于中，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。彼或以兵来，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？彼或以兵遁，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？是皆未敢也。然则如之何？曰：“权然后知轻重，度而后知长短”，定故也。“他人有心，与忖度

之”，审故也。能定而审，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。今吾藏战于守，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；寓胜于战，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。彼诚虚声以耀我，我以静应而不轻动；彼诚匿形以诱我，我有素备而不可乘；胜败既不能为吾乱，则故神闲而气定矣。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，吾犹是彼亦犹是，南北虽有异虑，休戚岂有异趣哉！

虏人情伪，臣尝熟论之矣：譬如豺狗焉，心不肯自闲，击不则吠，吠而后却；呼之则驯，驯必致啗。盖吠我者忌我也，驯我者狎我也。彼何尝不欲战，又何尝不言和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，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，此所以和无论而战无常势也，犹不可以不察。曩者兀术之死，固尝嘱其徒使人我和，曰：“韩、张、刘、岳，近皆习兵，恐非若辈所敌。”则是其情意欲和矣。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，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。刘豫之废，亶尝虑无以守中原，则请割三京；亶之弑，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，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；亮之殒，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，则复谋割白沟河、以丈人行事我；是其情亦真欲和矣，非诈也。未几，亶之所割，视我守之人非其敌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；亮之所谋，窥我遣贺之使，知其无能为，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；褒之所谋，悟吾有班师之失，无意于袭，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。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，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。

今日之事，揆诸虏情，是有三不敢必战，二必欲尝试。何以言之？空国之师，商鉴不远，彼必不肯再用危道，万一猖獗，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，戍卒岂能必其胜，此一不敢必战也。海、泗、唐、邓等州，吾既得之，彼用兵三年而无成，则我有攻守之士，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，此二不敢必战也。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，令之虽不得不从，从之未必不反，此三不敢战也。

有三不敢必战之形，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，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，此一欲尝试也。贪而志欲得，求不能充其所欲，心惟务干侥幸，谋不暇于万全，此二欲尝试也。

且彼诚欲战耶，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。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



时，刘麟、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，则麟逐而松年媿，恶其露机也。今诚必战，岂欲人遂知之乎！彼诚不敢必战耶，贪残无义，忿不顾败，彼何所恤？以母之亲、兄之长，一忤其意，一利其位，亮犹弑之，何有于我？况今沿海造舰，沿淮治具，包藏祸心，有隙皆可投，敢谓之终遂不战乎？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，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。彼于高丽、西夏，气足以吞之，故于其使之至也，坦然待之而无他；惟吾使命之去，则多方腆鲜，曲意防备。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，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，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。彼知有忌，我独无忌哉！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，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，而遂守淮以困我，则吾受其疾矣。（御之之术，臣具于《守淮》篇。）

昔者，黥布之心，为身而不顾后，必出下策，薛公知之以告高祖，而布遂成擒。先零之心，恐汉而疑罕开，解仇结约，充国知之以告宣帝，而先零自速败。薛公、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、枯茎朽骨之技，亦惟心定而虑审耳。朝廷心定而虑审，何情不可得，何功不可成。不求敌情之知，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，非特在困吾力，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。臣故曰：“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，绰绰乎其有余矣。”

《观衅》 第三

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，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。喜怒之方形，视之若未有休戚；喜怒之积，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。何则？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，饱而愉，暖而适，遽使之饥寒则怒；仰而事，俯而育，遽使之捐弃则痛；冤而求伸，愤而求泄，至于无所控告则怒；怨深痛巨而怒盈，服则合，叛则离。秦汉之际，离合之变，于此可以观矣。秦人之法惨刻凝密，而汉则破觚为圜，与民休息，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。怒之方形，秦自若也；怒之既积，则喜而有所属，秦始不得自保，遂离而合于汉矣。

方今中原之民，其心果何如哉？二百年为朝廷赤子，耕而食，蚕而

衣，富者安，贫者济，赋轻役寡，求得而欲遂，一染腥膻，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，爱憎自殊，不复顾惜。方僭割之时，彼守未固，此讎未定，犹勉强姑息以示恩，时肆诛戮以贾威；既久稍玩，真情遂出，分布州县，半是胡奴，分朋植党，仇灭中华。民有不平，讼之于官，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；田畴相邻，胡人则强而夺之；孳畜相杂，胡人则盗而有之；民之至爱者子孙，签军之令下，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；民之所惜者财力，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；有常产者困凶，无置锥者冻馁。民初未敢遽叛者，犹徇于苟且之安，而昧于积威之末。辛巳之岁相挺以兴，矫首南望、思恋旧主者，怨已深、痛已巨，而怒已盈也。逆亮自知形禁势格，巢穴迢遥，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，故疾趣淮上，侥幸一胜，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。此机不一再，而朝廷虑不及此，中原义兵寻亦溃散。吁！甚可追惜也。

今而观之，中原之民业尝叛虏，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，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！疑则臣患深，操心危，是以易动而轻叛。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；诚有意焉，莫若于其无事之时，张大声势以耸之，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；存抚新附以诱之，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。如是，则一旦缓急。彼将转相告谕，翕然而起，争为吾之应矣。

又况今日中原之民，非昔日中原之民。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，不意之祸如蜂蛰作于杯袖，智者不暇谋，勇者不及怒。自乱离以来，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，虏人虽暴，有王师为之援，民心坚矣。冯妇虽攘臂，其为士笑之。孟子曰：“为汤武驱民者，桀与纣也。”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，虏人不动则已，诚动焉，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。惟静以待之，彼不亡何待！

《自治》 第四

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：“南北有定势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。”臣之说曰：“古今有常理，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。”

夫所谓南北定势者，粤自汉鼎之亡，天下离而为南北，吴不能以取魏，而晋足以并吴；晋不能以取中原，而陈亦终于毙于隋；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、取吴越，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，将非命世之雄，其势固至于此。而蔡谟亦谓：“度今诸人，必不能辨此。吾见韩庐东郭陵俱毙而已。”

臣亦谓吴不能以取魏者，盖孙氏之割据，曹氏之猜雄，其德本无以相过，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，虽愿以兵窥魏，势不可得也。晋之不能取中原者，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，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，拥兵上流，动辄问鼎，自治如此，何暇谋人？宋、齐、梁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之位，其心盖侥幸于人之不我攻，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。至于南唐吴越之时，适当圣人之兴，理固应耳，无足怪者。由此观之，所遭者然，非定势也。

且方今南北之势，较之彼时亦大异矣。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，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，政庞而华夷相怨，平居无事，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，事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，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，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，若周秦之战国，唐季之藩镇，皆家自为国，国自为敌，而贪残吞噬、剽悍劲勇之习纯用而不杂也。且六朝之君，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，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，又非得为今日比。臣故曰：“较之彼时，南北之势大异矣。”

当秦之时，关东强国未楚若也，而秦楚相遇，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，君为秦虏而地为秦虚。自当时言之，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，就钜鹿，破章邯，诸侯之军十余壁者皆莫敢动。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，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。卒以坑秦军，入函谷，焚咸阳，杀子婴，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？

方怀王入秦时，楚人之言曰：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”夫岂彼能逆知其势之必至于此耶？盖天道好还，亦以其理而推之耳。固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。夫所谓古今常理者：逆顺之相形，盛衰之相寻，如符契之必同，寒暑之必至。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，然其所居者亦盛矣。以